筠齋漫錄

筠齋漫錄續集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韓詩外傳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淂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淂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

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令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尒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

也執法廢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
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
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
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
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
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
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
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

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来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頽衰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来騶来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顔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顔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

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佚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則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求之不已所以知佚

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矣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

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蓄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踈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踈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嬰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虐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斂無度萬民

甚若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歲
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語之為瑞爾
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
穡維寶代食維好

王子年拾遺記

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
易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
金玉毛羽為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
或化為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變為虎兕

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欻忽衒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粗亡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候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需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需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負如冰雪形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超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

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令大王以妖冶貳
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窈窕不
及玉纖胥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緣
圭爵以量滄海熱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
乃徹色減味居乎匹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
為明真里也

抱朴子

夫佞者鼓珍賂為動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
為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風輿側立加之

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辯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皀柔也似仁其行污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愛奉望我者欲我欲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俊人相踈引而柴亙路後哲處下位而不見知訴其之讒犯而負乘之羣與亢龍高墜泣血漣如數乎西遂大聖之仲尼減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

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
疾至於駑蹇矯首於瑚璉騏驥委牧乎林桐彼已
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蠹流而莫
歛或逆竄於申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
蓋所拔之非真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
賢而汲汲於擢奇道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
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
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
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

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讐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皆在乎附舉已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已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黜一則主威尊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尊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怨餘之不痛雖刑劓之猶未快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若談之不義雖位超之猶未

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從
而黙者有自来矣所以體道合真巍然特立才遠
量逸懐霜履氷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巳衡門淵
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滞耻脅肩以苟合樂饑陋巷
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
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黄髮終否而
不悢悢也安肯蹙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歛垂
天之羽爲戎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児之下
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踞鴟而枉尺

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為味也甚淡蕭然
自足泊尓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
悶雖弃日無蔾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
緼袍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
髮高枕守其所有以絶不曲躬伛肩求其所未須
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
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辯不荅也膏肴
所赴弗隨也貞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
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

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莫犇也邈世之摽眇焉寇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耳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手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聲而側目妒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鼖鼓戰雷霆之音鞉鞞恣喋聾之響芬蕙茇羙臭鮑佩御亥巷傾葉而不羞醨酪專灌于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

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漁葵而不堪與之同世也

已矣悲夫然捐玄黎於滄溟非夜光之不真也由

莫識焉投形盧而不彎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

焉故瓊瑤俟荊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逢門而

著陷堅之功飛兔待子頳而飈騰俊民值知己而

宣力若夫義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騄不

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

騁頓雲翮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

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鈎賊於朽木列

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攢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柔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敘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恁何尤哉

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群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賓伐本瓦合哺糟掘泥剸足適屨毀方

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宅討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以索鑿枘傲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為哉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為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

足以自飾也其黨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之恣而不妨其恭矣矣此速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之附己者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携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講會則直致所志則淂多囑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蹇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己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趍也若決積水於萬仭之高隄而

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之炙氷使燥積灰令熾矣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遺大明則英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蹤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録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忮

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㝎肯䅉薪而爨數粒乃炊弁瑕棄璧披毛索黶哉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卤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訟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息其身或用其業而忌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縶滯其有憾乎抱朴子荅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

者無知已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沉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沉闇渟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焉珧華黎緣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為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為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嵩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兜老曰虞塗

以騁迅龍艘泝激流以效速離光非燧人不熾楚
金非歐冶不剖豐華俟蔟春而表豔棲鴻待衝飈
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牙不推賢則
夷吾不式尊穰苴賴平仲以超踔淮陰因蕭公以
鷹揚雋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元直起
龍縈之孔明公瑾籍貢卧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
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
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為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為
決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

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羣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世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清或適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橾銓衡而以疏數為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為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已褒貶由口者尠哉免乎斯累也又况於胞中年有憎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遐俗之士不羣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

河清而齒已沒武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勳澤不加於生民稱上之珍欝於涅渟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擠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聘徑路之遠而耻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悒於知希與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神仙

齋相公映應進士舉至省訪消息歇禮部南院遇雨未食徬徨不知所之徐步墻下有一老人白衣策杖二小奴從揖齋公曰日已高公應未食其居處不遠能暫往否映愧謝相隨至門外老人曰某先去留一奴引郎君躍上白驢如飛齋公乃行至西市北入一靜坊新宅門甚嚴潔良久老人復出侍婢十餘皆有所執至中堂坐華潔侈盛良久曰鋪設手樓酒饌豐異遂延人報有送錢百千者老人曰此是酒肆所入某以一丸藥作一甕酒及曉

請去老人曰郎君有奇表要作宰相耶白日上昇
耶齊公思之良久云宰相老人欬曰明年必及第
此官一定贈帛数十疋云慎不得言於人有暇即
一来齊公拜謝自後数往皆有邮賚至春果及第
同年見其車服修整乘醉詰之不覺盡言偕二十
餘人期約俱詣就謁老人聞之甚悔至則以癈疾
託謝不見各奉一縑獨名公入責之曰尔何乃輕
泄也比者昇仙之事亦得今不果矣公哀謝負罪
出門去旬日復来宅巳貨訖不知所詣出逸史

異僧

唐元和中武陵郡開元寺有僧惠照貌衰體羸好言人之休戚而皆中性介獨不與群狎常閉關自處左右無侍童每乞食於里人里人有年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者由孝廉科爲武陵官廣好浮圖氏一日因謁寺盡訪群僧至惠照室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自以爲平生不識照則謂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

賅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
後一日仍詣賅宿因請其事賅乃曰我劉氏子彭
城人宋孝文帝之玄孫也曾祖鄱陽王休業祖士
弘並詳于史氏先人以文學自負爲齊竟陵王子
良所知子良招召賢俊文學之士而先人預焉後
仕齊梁之間爲會稽令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夏五
月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不爲人知
與吳興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
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

平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封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曰及囙偕遁去隱於山林用橡栗食衣一短褐雖寒暑不更一日有老僧至吾所居曰子骨甚奇當無疾耳彥文亦拜請其藥曰子無劉君之壽奈何雖餌吾藥亦無補耳遂告去將別又謂我曰塵俗以名利相勝竟何有哉唯釋氏可以捨此矣吾敬佩其語自是不知人事凡十五年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臺城牢落荊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

衣冠文物閲無所覩故老相遇捧袂而泣曰陳主驕淫爲隋氏所滅良可悲乎吾且泣不能已又問陳主及陳氏諸王皆入長安卽與彥文挈一囊乞食於路以至關中吾長沙之故客也恩遇甚厚聞其遷于瓜州則又徑往就謁長沙少長綺紈而又早貴雖流放之際尚不事生業時方與沈妃酣飲吾與彥文再拜于前長沙悲慟久之洒泣而起乃謂吾曰一日家國淪亡骨肉播遷豈非天耶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

髡髮為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雖容狀枯瘠而筋力不衰尚日行百里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未嘗有微恙貞元末於此寺嘗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吾迎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謂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為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師存而

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覺曰紀君之名於經筒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曰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矣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負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已而悲惋泣下數行曰出經筒示之賡乃再拜頓執履錫為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翌日當再來賡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莫知其適時元和十一年至太和初賡為巴州掾於蜀道忽逢照驚喜再拜曰願棄官從吾師為物外之

遊照許之其夕偕舍于逆旅氏天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歳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符矣愚甞以梁陳二史校其所說頗有同者由是益信其不誣矣 出宣室志

報應

唐盱城[illegible]孔敬字元溥世居淮泗間資財數百萬常修德[illegible]懼人莫知之家雖富利人之財不及然施人之志不望報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

元溥曰噫君子且止吾有告也元溥乃延入館而訊焉曰君財甚豐矣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柰我何相人曰夫相不及德德不及度量君雖不壽而德且厚至於度量尤寬且告後事但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灾猶髙爵祿而況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三載當復此來言訖而去元溥泣涕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適捉維揚求女奴償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焉內一人方蘭蓀

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賤妾死罪無復敢言生君既深訝之何敢潛隱某代為名家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曰緣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沉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納為俘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乃言曰夫履雖新不加於首冠雖舊不踐於地雖家族喪已且衣冠之女而又抱冤如此三尺童子猶能發

憤況丈夫耶今我若不振雪尔寃是為神明之誅

爲曰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為甥

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

辛卯蘭蓀既歸元溥夢見一人被青衣秉簡望塵

而拜迫之潸然曰余則蘭蓀之父也感君之恩何

以報之某聞陰德所以動天地也今君壽限將盡

余當為君請于上帝故奉告言訖乃去後三日元

溥復夢蘭蓀之父立於庭紫衣象簡侍衛甚嚴前

謝元溥曰余不佞幸得請君於帝帝許我延君壽

二十五載而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害
吾家者悉獲案理之存者禍身没者子孫受釁帝
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曰
嗚咽再拜而去詰旦元溥依依未所甚信後三年
果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壽延矣且君自眉
至髮而視之元溥側窺鏡額曰噫有陰德上動於
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元溥始以蘭蓀
之父為告相者曰昔韓子陰存趙氏太史公以韓
氏十世而位至王侯者有陰德故也况蘭蓀之家

無後矣蘭蓀之身賤繇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謂陰德之厚哉出陰德傳

定數

唐婁師德爲揚州江都尉馮元常亦爲尉共見張冏藏冏藏曰二君俱貴馮位不如婁馮唯取錢多官益進婁若取一錢官即敗後馮爲浚儀尉多肆慘虐巡察以爲彊奏授雲陽尉又緣取錢事釁以爲清彊監察婁竟不敢取一錢位至台輔家極貧匱馮位至尚書左丞後得罪賜自盡婁至納言年

貞觀中張寶藏為金吾長常曰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効即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蓽撥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効復命進之一啜

又平曰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惧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淂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獨異志

趙冬曦任吏部尚書吏部条選事例每年銓曺人吏舊例各合淂一員外及論荐親族衆人皆悉論請有令史麴思明一人二年之内未嘗有言冬曦謂曰銓曺往例各合淂一官或荐他人亦淂思明

又不言但唯而對冬曦怪之一日又名而謂曰以某今日之勢三千餘人選客某下筆即能自貧而富捨賤而貴飢之飽之皆自吾筆人人皆有所請而子獨不言何也思明曰夫人生死有命富貴關天官職是當來之命未遇何以悵然三千之人一官一名皆有分定只假尚書之筆思明自知命未亨通不敢以閑事撓於尚書冬曦曰如子之言當賢人也無能自知体咎耶思明曰賢不敢當思明來年始合於尚書下授一官所以未能有請也冬

曦曰来年自授何官思明曰此乃忘之矣冬曦曰
如何思明曰今請於階下書来年於尚書下授官
月日及請授俸料多少亦請尚書同封記請壞廳
上壁內書記卻泥封之若来年授官日一字參差
請死於階下乃再拜而去冬曦雖不言心常怪之
妄誕常擬與注別異一官忽一日上幸溫泉見白
鹿昇天遂改會昌縣為昭應勑下吏部令注其官
冬曦遂與思明注其縣尉及事畢乃名而問之曰
昨上幸溫泉白鹿昇天改其縣為昭應其縣與長

安萬年不殊今為注其官予且妄語豈能先知此
乎思明拜謝曰請尚書壞辟驗之遂乃折壁開封
看題云來年某月日上幸温泉改其縣為昭應蒙
注授其官及所請俸料一無差謬冬曦甚驚異之
自後凡有事皆發使問之莫不神驗冬曦為吏部
差人問思明當更得何官思明報云向西得一大
郡且郤後旬日上召冬曦問江西風土冬曦奏對
稱旨乃曰冬曦真豫章父母遂除江南觀察使到
郡之後有事發使問之無不尅應郤後二年疾病

危篤差人問之思明報云可部署家事冬曦知貞不免其疾危困而卒出會昌解頤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間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爲業只生一女當爲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言懷抱鬱快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

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即以細針内於顖中而去尋離滑臺謂其女嬰之死矣是時女嬰雖受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鄉縣以此女無主申報廉使廉使即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黠慧育為己女甚愛備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長成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無應簿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

使一見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娶婚荅以未婚廉使知其衣冠子弟且慕其為人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所望且憶卜者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曰天氣陰晦其妻輙患頭痛數年愈心為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項腦間即以藥封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曰訪廉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而卜人之不紿也襄州從事陸憲嘗話此事出玉堂新語

廉儉

盧懷慎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盡我得知之公清儉而潔廉謇進而謙退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時為相今納貨山積其人尚在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宵分公復生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懷慎曰理固不同冥司有三十爐日夕為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

筠齋漫錄續集上終

筠齋漫錄續集下

錫山黃學海宗干甫輯

知人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特以國器重之於是縉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祗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為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尅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跋任員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別閽者

以俟朝客乃以他云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嚮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者以饒倖取容未足為終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正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門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跋廻車遂以杯盤同賞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閽者具陳與賀跋從容無不悅愕去不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為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棄之留

飲數杯遂關祗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歎適時云此事真古人之道由茲貴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懷仁始終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

精察

貞觀中衛州板橋店主張迪妻歸寧有衛州三衛楊真等三人投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三衛刀殺

張迪其刀都內鞘中真等不之知至明店人追真
等視刀有血痕囚禁拷訊真等苦毒遂自誣上疑
之差御史蔣恒覆推至總追店人十五已上集為
人不足且散惟留一老婆年八十已上晚放出令
獄典察覘之曰婆出當有一人與婆語者即記取
姓名勿令漏泄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尓
其人又問婆使人作何推勘如是者三日並是此
人恒總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婆語者
一人出餘並放散問之具伏云與迪妻姦殺有實

奏之勑賜帛二百段除侍御史出朝野僉載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前妻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藏云勑追入内行廉不知乃進狀奏勑推詰峻急其後母詐以領巾勒項卧街中長安縣詰之云有人詐宣勑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勒項送置家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縣尉王璥引就房内推問不承璥先令一人伏案褥下聽之令一人報云長使喚璥鎖房門而去子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

璥至開門桊下人亦起毋子大驚並具承伏法
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好奇策部人王敬戍邉留
牸牛六頭於舅李進處養五年產犢三十頭例十
貫已上敬還索牛兩頭已死只還四頭老牛餘並
非汝牛生總不肯還敬忿之投縣陳牒子雲令送
敬付獄禁𠮟追盜牛賊李進進惶怖至縣叱之曰
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於汝家喚賊共對乃以
布衫籠敬頭立南墻之下進急乃吐欵云三十頭
牛總是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雲遣去布衫進

見是敬曰此是外甥也雲曰若是即還他牛進默然雲曰五年養牛辛苦與數頭餘並還敬一縣服其精察

武拱年則天監國羅織事起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判書割字合成文理詐為徐敬業反書以告差使推光款書是光書疑語非光語前後三使推不能決勑令差能推事人勘當取實僉曰張楚金可乃使之楚金憂悶仰卧西牕日到向看之字似補作平看則不覺向日則見之令喚州官集索

一甕水合琛投書於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敕令決一百然後斬之賞楚金絹百匹

張壽松爲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敕十日内須獲賊如遠所由科罪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於樹下賣食至以從騎馱來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為推逐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并贓並獲時人以爲神明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為盜所將矣公主言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先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衢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曰尉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遽進至階尉迎問故無名曰吾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咲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

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奸擿伏有名每偷至無名
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來廡解圜耳尉喜
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白其
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却賜吾命
請遂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乃言之於
是天后名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臣取賊
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盗吏
卒盡以付臣臣為陛下取之亦不出數十日耳天
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

盡名吏卒約曰廿八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皆衣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巡行塚旁相視而咲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之天后問無名卿何才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亦見即知是偷但不知

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既詃莫而笑不象明所葬非人也莫而哭畢巡塚相視而咲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促府縣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帛加秩二等

李洴公勉鎮鳳翔有屬邑民畊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於縣署公牒將置府庭宰邑者喜獲兹寶欲自以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寘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為塊矣甕金出

土之際鄉社老來觀驗遷爲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姦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鞠其案於是獲金里社咸共謝罪邑者爲衆所擠擁沮莫能自由既而詰辱滋甚遂以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窮隱用之所令拘縶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絲紜枉撓結成具司備獄以案上聞汧公覽之亦怒俄而因有宴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談謔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楊震之癖談咲移時以爲胠篋

穿窬無足訝也時袁相國茲亦在幕中俛首略無
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者非判官懿親乎袁
相曰與之無素李公曰聞彼之罪何不樂甚乎袁
相曰甚疑此事未了便請爲公詳之洎公曰換金
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所見非判官莫探情
僞袁相曰諾因俾移獄於府中案問乃令閱甕間
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
列肆索金鎔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
三百觔矣詢其負擔人力乃二農夫以竹舁至縣

境計其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檐可舉明其即路之
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疑大豁宰已者遂獲
清雪洴公歎伏無已每言才智不如其後履歷清
途至德宗朝為宰相愚常聞金寶藏於土中偶見
者或變其質東都敦化坊有麟德廄觀發甓皆類
毀咸通中畢誠相國別令營造建基址間得巨甕
皆貯白銀輦材者與工匠三十四人當晝懼為官
中所取遂輦材木蓋之以伺昏黑及夜各以衣服
包裹而歸明旦開之如堅土削成為銀梃所說與

此正同

故刑部李尚書遜為淛東觀察使性仁卹撫育百姓抑挫冠冕有前諸暨縣尉包君者秩滿居於縣界與一土豪百姓來往其家甚富每有新味及果實必送包君忽妻心腹病暴至困惙有人視者皆曰此狀中蠱及問所從來乃因土豪獻果妻偶食之遂得茲病此家養蠱前後殺人已多矣包君曰為之奈何曰養此毒者皆能解之今少府速將夫人詣彼求乞不然即無計矣包君乃當時催船擕

往僅百餘里逾宿方達其土豪已知　恐其毒害
露憤怒頗甚包君船亦到先登岸具衫笏將祈之
其人已潛伏童僕十餘候包君到敢履柱毬杖領
徒而出包未及語詬罵吁呼遂令拽之於地以毬
杖擊之數十不勝其困又令村婦三十餘人就船
拽包君妻出驗其病狀以頭捽地備極恥辱妻素
羸疾兼有娠至船而殞包君耶獲餘命及却迴土
豪乃疾棹到州見李公訴之云縣尉包其倚恃前
資領妻至莊羅織攪擾以索錢物不勝冤憤李公

大怒當時令人齎枷鎖追包君纔到妻尚未殮方欲待事畢至州論忽使急到遂被荷枷鎖身領去其日觀察判官獨孤公卧于聽中晒次夢一婦人顔色慘沮若有所訴者捧一石硯以獻獨孤公受之意頗恓惻及覺因言於同院皆異之逡巡包君到李公令獨孤即推鞫尋其辯對包君所居乃石硯村也卽驚異良久引包君入問其本末包涕泣具言之詰其妻形貌年幾乃即夢中所見感憤之甚不數日土豪皆至伏其獄遇李公土以其不直

遂憑土豪之狀包君以倚恃前資擅至百姓莊攬擾決臀杖十下土豪以前當縣官罰二十功徒事賓客無不陳說即厶力爭之竟不能得包君妻兄在揚州聞之奔波過淛江見李公涕泣論列其妹冤死之狀李公大怒以為客唁決脊杖二十遞於他界自淮南無不稱其冤異即自此託疾請罷時孟尚書簡任常州刺史常與越近具熟其事明年替李公為淛東觀察使乃先以帖合錄此土豪一門十餘口到纔數日李公尚未發盡斃於州厚以

資幣贈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出逸史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
常住什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
證前數輩皆有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
指以新得替引隱而用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
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鞫成具獄伏罪昭
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行而貴之以
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憲之際公疑其未盡
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

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放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以其孤立不雜洽輩流欲乘此擠排之流涕不勝其冤公乃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名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成遣坐兜子下簾子畢指　門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交付下次金　以憑証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崔碣在河南尹懲姦剪暴爲天下吏師先是有沽

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笈賄適楚始返櫂於彭門值寵勛作亂穽於寇城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息裔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于賊境之四裔竟無究其跡者或曰已　於盜帑其債矣洛城有楊乾夫者善卜稱妻晨持一緡决疑於彼楊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為端著虔祝六位既兆則曰所憂豈非伉儷耶是人絕氣久矣象見墳墓矣遇刼殺與身併矣妻號咷將去即又勉之曰陽

烏巳晚幸擇良晨清旭更闌當爲再祝妻誠信之
他日復往布奠究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
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舉家繪佛飯
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愧以爲誠言無巨細事一
以託之楊生生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煢獨
而裹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
妻初不納夕則飛礫以懼之晝則聲寇以危之次
則使媒以餌之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既遂
志乃籍所有雄據厚產又逾月皆償舊業挈妻卜

居樂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洗兵詔大憝就擒外脅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衆為信綏歸田里可久兒騍而返瘠瘁殊穢丐食于路至則訪其廬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其所展轉饑寒循路哀吽漸有人知者曰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為揖認則訶杖詬辱僮以夏免妻愕貽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堪其冤訟於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生賄賂已行取證於妻遂誣其妄時屬尹正長厚不能辨姦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背肩扶出疆

可久究楚相縈殆將濫畫命絲未絕洛尹政更則御亟齋究於新政亦不能釋前所鞠吏得以肆其毒于簧言且曰以獄訟舊政者漢律在焉則又裂臏配邑之避者隸執重役可久雙眥流亟兩目枯焉時博陵公伊大撫居備聆始末天啓良便再領三州獄吏屏息覆盆舉矣攬轡觀風之三日潛命就後所出可久以至乃敕吏挽乾夫一家無素鞠胥同梏其頸且命可久晴籍家之服翫物所存尚彫而鞠吏賄賂醜跡昭焉既撻其脇復亟其背然

後擢髮折足同癃一坎收録家產手授可久時離
畢作洽衣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達相慶
有出涕者沉寃積憤大亨暢於是曰古之循吏孰
能諸

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
聲由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寃獲優考至於疑似晦
僞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農比莊俱
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
未滿因以莊券質于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

言李歲齋本利以贖至期畢以腴田獲利甚懤備
價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覆契書期明日以賤資
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適家固不徵納緡之籍明日
齋餘鏹至遂為西隣不認且以無保證又无簿籍
終為所拒東隣冤訴于縣縣為追勘無以証明宰
邑謂曰誠疑尔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証
何術理之後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隣不勝其忿遠
聆江陰之善聽訟者乃越江而南訴於趙宰趙宰
謂曰縣政地界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隣則冤泣

曰此地不得理無由自滌也趙曰第以吾舍試為
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尔果不妄否則又曰安
敢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為真法乃召捕賊之幹者
數輩齎牒至淮壖口有嘯聚而冦江者按劾已具
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隣
指之請牿送至此先是隣州條法惟持刀截江無
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迹未甚知
懼至則擽於庭下趙厲聲謂曰華耕織自活何為
冦江囚則朗叫淚隨曰據稱之夫未嘗弁識趙又

曰證詞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亟屬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率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産以雜之囚意稍解遂詳開所貯者且不虞東隣之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紬絹若干匹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隣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窐大喜即再審其事謂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謂諱東隣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隣令其偶証於是慚懼失色祈死聽前趙令指往

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實之於法

俊辯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覧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内難將欲草制　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為詔試為思之瓌曰臣不知也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酲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

中人扶卧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授
簡筆立成才藻縱横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
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
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頲爲之辭薛稷
書時人謂之三絶頲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頲
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
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彦雲素相往來周時欲
爲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其志不過煩相君諸子
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咲口不言而心服

其公瓌子頎第五詵第六氷第七詵善八分書

將帥

張相濬富於權略素不知兵昭宗朝親統戎駕六師往討太原遂至失律陷其副帥侍郎孫揆尋誅班師路由平陽平陽即蒲之屬郡也牧守姓張即蒲帥王珂之大校珂變詐難測復慮軍旅經過落其詭計濬乃先數程而行泊於平陽之傳舍六軍相次由陰地關而進濬深忌晉牧復不敢除之張於一舍郊迎既駐郵亭濬令張使君以廳茶酒設

食畢復命茶酒未令暫起仍留晚食食訖已晡時又不令起即更茶數甌至張燈乃許辭去自旦及暮不交一言口中咀少物遲覯一如交談之狀珂性多疑動有警察時偵事者尋已密報之去教史與相國密話竟夕珂果疑名張問之曰相國與爾自旦至暮所話何對去並不交言王殊不信謂其不誠戮之六師乃假途歸京了無纖慮後判判計諸道各致紈綺之類並不受之乃命專人面付之曰爾述吾意以此物改充軍行所費之物鍋幕布

槽喫馬藥土產所共之物咸請備之於是諸藩鎮欣然奉之以至軍行十萬所要無闕皆心匠之所規畫梁祖忌之潛令刺客殺之於長水莊上出玉堂新話

後唐晉王之入魏博也梁將劉鄩先屯洹水寨寂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多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探乃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守者曰軍已去二日矣果趨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

不克進討謀如是

豪俠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於闐國所貢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禁衛清密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翫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衛自茲無用矣內

宫惶懔謝罪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收繫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弘曾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已動軍門已鏁尋常汝起不見何見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徃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

往来敬弘驚異如失時以捘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暝遣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蹻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併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

騎六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其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曉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彭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歘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桃來不怕他人惟懼于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右軍一欵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營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

初得膨郎巳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巳 出劉誕錄

畫

玄宗封泰山廻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饋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 故所過村部必令詢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弔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望和乞駐留焉及車駕過金橋御路縈轉上見數千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

左右曰張説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經千里間陜右上黨至於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上遂召吳道玄常無忝陳閎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槖駝猫猴猪貀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絶焉

醫

唐鄧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學善談名理與

與鐵盧照鄰爲布衣之交嘗稱曰濆人之相知也

照鄰范陽人爲新都尉因染患疾居於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及五悲雅有騷人之風竟自沉於潁水而死

照鄰寓居於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顯慶三年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華原人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鄰自傷年纔彊仕沈疾困憊乃作蒺藜樹賦以傷其稟受之不同詞甚美麗思邈既有推步導養之術照鄰與當時知名之士

宋令文孟詵皆執師資之禮嘗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亦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為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

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降川澤枯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照鄰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

圓而行欲方照鄰曰何謂也思邈曰心為五藏之君君以恭順為主故心欲小膽為五藏之將將以果決為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為大膽也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又問養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濟於厄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憂畏

爲本經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憂畏者死生之門存亡之階禍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無憂畏則仁義不立農無憂畏則稼穡不滋工無憂畏則規矩不設商無憂畏則貨殖不盈子無憂畏則孝敬不篤父無憂畏則慈愛不著臣無憂畏則勳庸不建君無憂畏則社稷不安故養性者失其憂畏則心亂而不理形躁而不寧神散而氣越志蕩而意昏應生者死應存者亡應成者敗應吉者凶夫憂畏者其猶水火不可暫忘也人無憂畏子弟爲勍敵

妻妾爲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於已者不制於彼愼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懼於遠能知此者水行蛟龍不能害陸行虎兕不能傷五兵不能及疫癘不能染讒賊不能謗毒螫不加害知此則人事畢矣思邈尋授承務郎直尚藥局以永淳初年遺令薄葬不設冥器祭祝無牲牢死經月餘顏色不變舉屍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

唐崔鉉鎮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曉氣猶未絶鄰房有武陵醫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三兩日非外食耶僕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於他人梁新曰尋常嗜食何物僕夫曰好食竹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擣薑捩汁折齒而灌由是而蘇崔聞而異之名至安慰稱奬資以僕馬錢帛入京致書於朝士聲名大振仕至尚藥奉御有一朝士詣之梁曰何不早見示風疾已深矣請速歸處置家事委順而已朝士聞而惶遽告

退策馬而歸時有鄜州馬醫趙鄂者新到京都於通衢自牓姓名云攻醫術此朝士下馬告之趙鄂亦言疾危與梁生之說同謂曰即有一法請官人剩喫消梨不限多少咀齕不及擣而汁飲或希萬一此朝士又策馬而歸以書筒質消梨馬上旋齕行到家旬日惟喫消梨頓覺爽朗其恙不作却訪趙生感謝又訪梁奉御且言從趙生所教梁公驚異且曰大國必有一人相繼者遂召趙生資以僕馬錢帛廣為延譽官至太僕卿 出北夢瑣言

相

張侍郎其焉河陽烏重裔從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已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惟在保守庸勳蓄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其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孜爲館驛巡官且形質低瘁烏

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
撫掌而咲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
修直道無意扵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
烏公曰如此則非其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為誰
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清途亦至榮顯既出
遂造張侍郎廳居従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
高邁若以巇嶮累身止三扵二十年居於世俗倘
能擺脫躧俗相隨學道即二十年内白日上昇其
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閑人

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濶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無疾書紀官途所得每一遷轉密啓目之書窮之辰當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為户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無以道流之事話於親舊追想其風莫能及也 出劇談錄

賢婦

兖州有民家婦姓賀氏里人謂之織女父母以農為業其丈夫則負擔販賣往來于郡賀初為婦未浹旬其夫出外每出數年方至至則數日復出其所獲利蓄別婦於他所不以一錢濟家賀知之每夫還欣然奉事未嘗形於顏色夫慙愧不自得更非理毆罵之婦亦不之酬對其姑已老且病凍餒切骨婦傭織以資之所得傭盡歸其姑已則寒餒姑又不慈日又凌虐婦益加恭敬下氣怡聲以悅

其意終無怨歎夫嘗挈所愛至家賀以女弟呼之畧無愠色賀爲婦二十餘年其夫無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養始終無怨可謂賢孝矣 出玉堂閒話

交友

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辨才畧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張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遺頲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曰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說先公頲舊寮因覽詩嗚

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乃上封大陳説忠貞謇諤有勤乎王室亾人望所屬不宜淪滯于遐方上乃降璽書勞問俄而還荆州長史由是陸象先常嗣立張廷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曰加甄收頗常以説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説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

詭詐

寧王膂獵于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鑰甚固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

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賊賊中二人是僧曰劫其至此含嚬上訴怡態橫生王驚恍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女子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深膈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銜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為新聲當時

埽莫才人囀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左道惑衆先於深山中埋一銅佛像栢樹之下經數年草生其上紿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處劚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施捨百餘萬即于埋處劚之得其銅像鄉人以為聖人遂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百者病即愈余遂左計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紺紫紅緋

黃綾為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者去其一重一田布施獲千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偽一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史為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出朝野僉載

中郎李慶遠狡詐輕險初事皇太子頗得出入暫時出外即恃威權宰相以下咸謂之要人宰執方食即來諸人命坐即遣一人門外急喚云殿下見召匆忙吐飯而去諸司皆如此計請謁囑事賣官鬻獄所求必遂焉東宮後稍稍疏之仍潛入仗内

食侍官之飯晚出外腹痛大作乃詭云太子賜瓜啗之太多以致斯疾須臾霍亂吐出衛士所食蘿米飯及黃臭韭薤狼籍凡是小人得寵多爲此狀也出朝野僉載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唯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爲歛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乘其飲興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嘗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傳於人口曰崔張真俠士也是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後張以詩上鹽鐵使授其子漕渠小職得堰名東床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職張曰冬瓜合出祜子戲者相與大哂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粧束甚武腰劍手囊囊

中貯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讐人恨之十年矣今夜獲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店否命酒飲之飲訖曰去此三四里有一義士予欲報之若濟此夕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能假予十萬緡否立欲酬之是予願畢此後赴湯蹈火甞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且不吝嗇即傾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焉客曰快哉無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既去及期不

至五鼓絶聲杳無蹤跡又慮囊彰露以爲巴郡客且不來計無所出乃遣家人開囊視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俠之氣頓衰矣

雜錄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岌按略無狀則天怒重令按行岌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寛縱之我令俊臣勘汝毋悔行岌曰臣推事不若俊臣

陛下委臣須寘狀若順旨妄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為陛下試臣耳則天變色曰崔宣若宣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成懼逼宣家令訪妾思競乃于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畧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競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匹顧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賂閽人以通於告者告

者遂稱云崔家傭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不知疑客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妻我遺汝五百縑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于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出大唐新話

李元皛為沂州刺史怒司功參軍明命剝之屏外參軍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璉後至將入衙參軍明以琮璉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紿曰太守

怒汝衙遲使我令人取汝令便剗將來琮璡以為然遂解衣承明目吏牟擒琮璡以入承明乃逃元晶見剗至不知是琮璡也遂杖之數十馬琮璡起謝曰蒙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曰為承明所賣竟無言遂入戶　並出記聞

玄宗在藩邸時每游戲于城南韋杜之間嘗因逐狡兎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飢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村妻一驢而已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煮秫備膳饌

酒肉滂沛帝頗而甚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及韋氏專制帝憂甚獨密言于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親也帝遂納琚之謀戡定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寔須配饗焉

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尚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員外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

江陵有郭七郎者其家資產甚殷迺楚城富民之

昔江淮河朔間悉有賈客仗其貨買易往來者乾符初年有一賈者在京都久無音信郭氏子自往訪之既相遇盡獲所有僅五六萬緡生耽悅娼花迷于飲博三數年後用過太半是時唐季朝政多邪生乃輸數百萬于鬻爵者門以白丁易潯橫州刺史遂決還鄉時諸官新罹王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生歸舊居都無舍宇訪其骨肉數日方知弟妹遇兵亂已亡獨母與一二奴婢處于數間茅舍之下囊橐蕩空旦夕以紉針爲業生之行

李開猶有二三千緡緣茲濅得蘇息迺僱舟與母赴秩過長沙入湘江次永州北江標有佛寺名兜率是夕宿于斯結纜於大楓樹下夜半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卧枕舟舟不勝而沉生與一稍工拽舟登岸僅以獲免其餘婢僕生計悉漂于怒浪遲明投于僧室母氏以驚得疾數日而殞生憧惶馳往零陵告州牧州牧為之殯瘞且濅賙遺之既丁憂遂寓居永郡孤且貧有無親識日夕厄于凍餒生少小素涉于江湖頗熟風水間事遂與往來舟

船執稍以求衣食永州市人呼為捉稍郭使君自
是狀貌異昔共篙工之黨無別矣
馮翊之東宿谷有隐士趙存者元和十四年壽逾
九十服精术之藥體甚輕徒自云父諱君乘亦享
遐壽嘗事兖公陸象先言兖公之量固非凡可以
測度兖公崇信内典弟景融竊非曰家兄溺此教
何利乎象先曰若果無冥道津梁百歳之後吾嘗
固與汝等萬一有罪福吾則分数勝汝又為馮翊
太守条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

府寮共約戲賭象先視之如不見其第三綵乎遂施粉黛高髻笄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爲恠景融大怒曰家兄爲三輔刺史今遞成天下笑具象先徐語景融曰是渠綵爭見莽笑具我豈爲咲哉初房琯嘗尉馮翊象先下孔目官党芬于廣衢相遇避馬遲琯拽芬下決脊數十下芬訴之象先曰汝何處人芬曰馮翊人又問房琯何處官人芬曰馮翊尉象先曰馮翊尉決馮翊百姓告我何也琯又入見訴其事請去官象先曰如覺

茶所杷打亦得不打亦得官人打了去亦得不去亦得後數年琯為弘農湖城令移攝閿鄉値象先自江東徵入次閿鄉日中遇琯留迨至曛黑琯不敢言忽謂琯曰携衾裯來可以賓話琯從之竟不交一言到闕日薦琯為監察御史景融又曰比年房琯在馮翊兄全不知之今別四五年回途次會不交一詞到闕薦為監察御史何哉公曰汝不自解房琯為人百事不欠只欠不言今則不言矣是以為用之班行間大伏其量矣

李白嘗為蜀道難歌曰蜀道難難難于上青天白以刺嚴武也後陸暢復為蜀道易曰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暢佞韋皋也初暢受知于皋乃為蜀道易獻之皋大喜贈羅八百疋及韋薨朝廷欲繩其繼徃之事復閲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曰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是得釋尚書故實

德宗非時名拜吴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夾曰兩市日有

禮席舉錯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辦

筠齋漫錄續集下終

筠齋漫錄別集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經鉏堂雜誌

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喫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艱苦若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食用此法極爲簡易且先喫三口白

飯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異蔬亦自可了處貪之道也

韓文公淮西碑蘇文忠公上清宮碑文辭雄傑照映古今當時乃磨韓文公而使段文昌為文易之仆蘇公碑而使蔡京為文易之段蔡之文猥釀骫骳韓蘇妙作何啻天冠地履不惟一時是非顛倒若段蔡者豈不知雄辭在前遽敢下筆可謂大膽不自量也意謂天下可欺後世可欺小人之無忌憚者

段蔡之文不應流傳今猶流傳者豈天以
印證韓蘇二碑乎

法藏碎金云世間人顛倒者十有八九其一少而
當勤以圖身計而反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
云少年輕歲月不解早謀身晚歲而無益低看向
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
孫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眸昏朝
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此二事知之不難而知者
尚少何况深妙之事

爲善者未必福爲惡者未必禍或曰前緣或曰定命或曰偶然今爲之說曰善决不可不爲惡决不可爲但自爲善何問禍福紛紛之說置之可也今有一鄉皆指爲惡人其惡猶未爲極也何者所害止於一鄉而已若夫士大夫爲一縣而不留意則害及一縣矣爲一州而不留意則害及一州矣爲監司而不留意則害及一路矣至在朝廷其害尤大爲侍從宜獻納者不獻納而所獻納者未務爲臺諫宜論列者不論列而所論列者善良爲給舍

宜駁繳者不駁繳而所駁繳者非公論爲宰執宜開陳者不開陳而所開陳者私意則其害且及天下矣且及後世矣一鄉之惡其害易知禍及天下後世之惡其迹難見惟其難見是以居其位者弗思也頃有任給舍者曰蜀郡乞賑濟而請覆實夜夢天帝譴怒有絶嗣之報而果然蓋人不可一日無食蜀郡至朝廷往返數月以俟報則餓死不知其幾卅其害可以類推矣於居官爲善亦然今有人爲善於一鄉猶其財力所濟能幾何苟爲一縣

而留意則一縣受賜為一州而留意則一州受賜為監司而留意則一路受賜由是而推侍從臺諫給舍宰執居其職而盡心焉其為利又可勝數哉昔有死入陰府獄吏格𦋐日為惡之籍堆積與案齊已而府主索善狀不過一紙府主以善惡籍懸之衡石而善狀一紙反重問其故乃死者嘗入奏爭三山河𣗳事死者曰其向雖有此奏朝廷未嘗施行也府主曰不然朝廷雖未嘗行汝實嘗有此奏若當時朝廷行汝之言可以活數十萬人之命

此其利亦可以類推矣書此以為士大夫嘗官立
朝之鑒
凡人所為動輒如意謂之順境所為動輒齟齬謂
之逆境順境快意易以壞人逆境難堪久而有益
松栢不經霜雪不能堅固有識者遭值逆境則見
理愈明學力愈進無識者遭值逆境小則自沮大
則失節故觀人者當於其處逆境觀之
自古卿相達官必先困苦後乃貴何前後之不均
也方其困苦造物者豈不能以其後之所享豫以

與之稍以拯之蓋居人上者甚難苟不諳知艱難
遽授以權妄意設施下有受其害者矣此造物之
所以必先使困苦諳知艱難然後授之以權則其
他日設施下將有被其患者矣故造物之先困苦
其人非獨如孟子增益其所不能之說凡以為他
日在其人之下者之利也
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或問久待而竟無可動
之時老之將至奈何曰時必不可不動可也古之
聖賢固有老死於窮閻者矣若曰枉過一生安欲

猶時此所以多失之於晚節也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人孰不欲兼善天下而達非我所能必致達之事業係乎人若夫獨善其身在己而已故處窮為易而獨善其身者唯意所欲不關諸人則亦可以自勉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此之謂也
閑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

樂與達者何異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為智不肖而為賢昏而為明賤而為人所尊貧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也

凡營利者皆藉本惟讀書不藉本凡營利者皆折本惟讀書不折本

貴而諂佞求人非貴也富而貪求吝嗇非富也壽而無德無識非壽也然則孰為貴不求為貴孰為富知足為富孰為壽有德有識則壽

子弟生於膏粱之家日爲侈麗宴游所奪乃有能勤習儒業以自成立者此可貴也又有生於農畝閭閻日爲饑寒所逼初無父兄師友之教而能傑然出乎其類以儒自奮者尤可貴重

國朝典憲比漢唐極寬不殺士大夫蓋祖宗家法所以享國長久用此道也嘗謂今世縱得做君子何者古之爲君子者臨事立節大者亦族小者殺身而勇於爲義者猶不懼今世初無此刑甚不過越嶺海耳至於近世越嶺海之事又無有甚不過

闕廢不用耳而猶月有本身料錢然則何憚而不為君子也故曰贏得做也

按宋寬待士大夫極寬然愈夫柄國如惇卞章雛元佑正人使温公蜀公久斥而劉元城陳瑩中幾須殫鄉我

朝章罕出事然陷善類而擠之死者亦有之矣

國典詳明臧否較著大計每下懲貪之令而贓穢不少衰息何也無亦法網尚有遺漏乎大抵科貢始仕非甚無賴猶望前途進步故多好修繕

節及擾要津位愈高意愈肆往往田連阡陌甲第盈城積鏹充棟子姓蟬聯世擅厚貲其有介掭高標貴而終屬癖節者真中流之砥柱也曩歲孫氏應鰲疏請自今貪污顯著者籍其貲竟亦不行若輩坐享素封燕及其後實士大夫所深恥也視宋法不尤寬甚哉而士更不知自愛何也

出則濟時人皆知之退亦濟時人未之知也夫君子既修其身將為時用志在濟時而已非為求利

祿而享富貴及其退而窮處但於己之利祿有損而於濟時之用自若也何者世方汩於聲利廉恥之風日喪而有一君子焉道不苟合於以厲天下廉恥之風是豈不亦謂之濟時乎故曰退亦濟時也

君子與君子爲朋朋類之中有一人焉推行所學足矣何必自我爲之也元祐司馬旣相起范蜀公蜀公不起或問之對曰凡吾所欲爲者司馬君實已爲之故可以不出也

富貴之勝於貧賤皆無緊要事耳至大利害亦與貧賤者一也老也病也死也皆最要緊事不可以富貴移易者故曰與貧賤者一也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真妙法也

無事不出門無謂不出言是寡過法彼謗者曰簡傲曰深中任彼自謗吾則知而故犯也

脊登高山下視城市殆如蟻垤不知其間幾許人

我從高望之真可一笑山之高於城市能幾何已自如此况真仙在太空下視塵世何啻蟻垤乎於城門旁步坐閱出入者朝則爭入暮則爭出肩摩袂接皆是為利略不肯步遲何哉途中之人亦然東來西去南來北去憧憧不休問之莫不有幹能息有坐於其旁盡見此態故曰唯靜可以觀夜作好夢既覺恍然若失夜作惡夢既覺以得免為幸人生如夢享富貴者好夢也受貧賤者惡夢也啟手足之際猶如夢覺富貴者未可知貧賤者

安知不以得免為幸歟

雜錄

唐史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餉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怪之令中使封杏樹暢懼進宅為奉誠園舊史謂馬暢自父死後屢為豪幸邀取財產末年妻子凍餒無室可居余觀德宗播越非馬燧幾已不能卹其孤又奪其財業使之失所此故史之所以傷也竇牟奉誠園聞笛詩有滿目山陽笛裡人之句

元微之長慶二年為相時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稹以天子非次拔巳欲立功報上有于方言於稹曰有奇士王昭王友明嘗客燕趙與賊黨通可以反間出元翼稹然之李賞知其謀告裴度曰于方為稹結客刺公度隱而不發及神策中尉奏于方之事詔三司訊鞠而害裴之事無驗稹與度遂俱罷出稹為同州刺史

竇庠冬夜寓懐詩漢家若欲論封禪須及相如未病時余謂封禪秦漢侈靡既非古禮而相如至死

不忌獻諛夫豈忠臣而甘以自比或以比人此唐儒之陋也韓退之亦上表勸封禪又數自謂希相如退之儒宗猶尔如庠何議焉

每讀蘇中郎傳輒廢書而嘆何賢者之多厄也當在匈奴時瀕死者數矣及寘北海上備歷多艱比其返也當事者齟齬位不益而又數爲燕王等訟言大將軍長史無功德皆擢躐通顯蘇武在塞外九死抱節還乃爲典屬國光主爵不公專權黷政受書選引武之子廷尉請逮捕武大將軍寢其奏

自漢興文學儒術循吏將帥濟濟稱多士然未有倡忠義仗節氣彰彰如是者牟列麟閣垂名不朽有以哉

甚哉天道之難諶王綱之易紊史策之難憑也頹之天跖之壽張湯之酷而亂裔矣葉融顯更生之忠而歆莽黨纂夷滅天道其可測乎善類盡於黨錮清流殄於寇唐季世固無足論乃唐之初葉而五王不得其終漢之中興而趙盖不免於戮宋以忠厚立國而正士每罹竄逐奸佞多擅樞衡太阿

倒持法網潰紊可勝道哉所藉翊人紀而植天常惟史筆之公是賴何董狐之直筆罕聞陳壽之穢史疊見且勢熾裔昌則蒼赤變而為素衣衰亂謝則純潔毀而為瑕胡能有定哉操筆削予奪之柄者慎諸

談林

江南有富翁百有八歲矣三子皆耄耋曾玄疊見正旦子婦上壽翁卧不起皆不測其意季婦謂夫曰你兄弟夫婦偕老翁缺人侍或者不說其有侍

女頗修潔請以侍翁何如子試言之翁喜納婢明年生子名伯九紀翁年也然家産分析久矣翁以幼子爲憂季曰弟之生由男婦意請以已所有均析之及翁年撫之猶子教讀書登第官至方伯追贈翁官時三兄已亡伯仲子孫家業蕩盡伯九盡贖還之復與季之子宦囊之半以報恩焉

一貴人患內癉性暴燥時時持鏡自照計日責効數醫不愈後一醫診脉曰公目疾自愈第服藥過多毒已流入左股旦夕間當發毒切爲公憂之乃

去貴人日夕視左股撫摩惟恐其毒發也久之目漸愈而毒不作貴人以醫言不驗召而詰之對曰醫者意也公性燥欲速每持鏡自照心之所屬無時不在於目則火上炎目何由愈故詭言令公凝神於足則火下降目自愈矣兵行詭道惟醫亦然貴人曰良醫也厚禮而遣之

江陵為首相日丧父奪情留京師遣其子歸治塟事至河南縣官知其行速不可留乃豫造一樓治具供帳甚厚是日計程當到其驛不肯就宴縣官

强之登樓酬酢歡飲勉留至晡時人報已到前驛驛官已跪迎樓下矣蓋樓下以百人擡之而行道途平坦故人飲樓上而不覺也其子以告江陵喜趨擢之久而氷山失勢坐黨論黜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尚實相之以為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於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袖裹金銀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

嘆曰我亦命薄不得主意横被遣逐令更捨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以待失主至旦遂往廟中不去已而聞泣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徬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其者當治之妻賣家產及借貸通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褁着袖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令追尋無得吾夫亦死矣童子歷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子之德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

焉令人訪致之育於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世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歎曰袁君之術乃騐如此乎留之俟袁至使仍素服捧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逐出無歸今又來矣袁唉曰君毋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為備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神焉

唐時有一顯官子孫不克嗣守先業蕩費幾盡節

度使杜公謂屬官盧坦曰其家交遊非類須借業將罄盡察之坦曰吾聞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且天道好還其祖父得之非義若世守不墜是無天也不若聽其廢以彰天道

薛蘭肅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薛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薛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産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

與俱來

西湖遊覽誌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紹興間內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

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其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内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岳州方山長隨父通判寓臨安偶如廁忽小門中一女子捧水盥手近茶方意唱家隨女子入坐閤中茶罷忽一婢倉皇報曰官人來也方匿床下官人入閤少坐略檢點而去方出問女子此何人女曰此乃曾正郎宅官人乃正郎妾乃直閤妾也妾慕官人少年故奉邀茶話耳方始驚非妓館急欲

出女子强留與合未及綢繆忽一婦入室大聲罵詈群至捕縛方驚恐求免遺僕取金帛千緡求脫得釋明日再訪之即無曾正郎宅此室乃皇城空房有客僦之居月餘去矣

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巳在坐忽門外有以湯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侂見座中恍然侂胄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其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所業卷令跋之即揮筆間

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駁然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瘳曰文人才子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佹胄咲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陳名識建寧人後舉進士

朱思彥淳熙初知臨安鈎校官物衙押錄高生侵

盜狀其妻尤貪冒時高以事上府先擒其妻置獄中高歸廷詰之後不遜思彥■并係之日加拷訊一夕丞定因二人法訴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思彥燕客未散遂破械使竄明日丞請思彥言高為胥長而夫妻盜沒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俱死幸不須獄下不必彰聞其子亦頗斂蹙矣失於專擅此情快然思彥喜丞之嫉惡同已且處事委曲無跡致辭謝造反室

復念彼罪不致死一旦并命豈不累己正不然將有陰譴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裸形披髮籃褸遍體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徒杖乃淪冥途非得尔往地下辯証決無相捨理思彥噤不能對遂感疾二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彥告之故且曰不忍一時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脫之紿以已告耳思彥驚曰若是則見形者為何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即呼高夫妻拜庭下思彥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

隨筆

清氣未外濁氣未沉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混沌為太始太始者元胎之萌也太始之數一一為太極太極者天地之父母也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者天地之變也太易之數二二為兩儀兩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太初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地孕

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
懲忿窒慾二者皆切於學者但窒慾易懲忿難非懲之難難於無忿也然窒慾正所以懲忿也人之有忿也以其有慾也若夫無慾則正大光明何忿之易發哉故能窒慾則意廣情舒忌其觸忤而無可爲怒矣
人身之火皆情慾也蓋治身者惟慮其[illegible]以其情慾之動也而不知制之則其爲身害也必矣是以戒人之知其爲火則反爲之用矣人身由情慾而

生者亦由情慾而死然其為生死之機至人能把握而用之則又以此為久視之道所謂把握者正不使其奔逸而能調伏之耳世俗咸以絶粒出家然後為仙此豈知造化之理者哉

氣入身來為之生神去離形為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一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存久而行之是真道路

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貪

饕多欲之人漠瞻于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

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

天下之水所歸處曰海人身之氣所歸亦曰氣海是海也虛而不盈故能用之不勤所謂用者言生物也惟生迺不生至人以不生為生不生者生生也由其生生是以恒存然非得之於虛則曷有之有生於無也無則空迺為谷也空谷之中有神焉

有門爲神則無形門有形也故曰有生於無也有爲天地之根無爲天地之始

有動之動出于不動有爲之爲出于無爲無爲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爲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其根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爲一

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驚浸一則以之惕怵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

炎如氷矣夫祈神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治則蠱明弗居則耗而吳以善為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廱廱兮如將孩隨推而遷回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弗存其神明佚佚常與道謀去羨去慕孰不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與為善則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所惡則惡將誰歸耶與而弗受歸而弗納則必有忿悁之心起而與我亙敵矣以我矜頓之意而接彼忿悁之心則亾何為而不鬬鬬且不止小則嚚淩詬誶大則殊首穴

胸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吾恐其幾於殆矣乎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
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
以法干楚王楚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
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
于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
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
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
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

侯曰吾務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

窮哉盍氏父子含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隰斯彌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隰子歸使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望君之入也

足高氣强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于國桓公怪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𤚍而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
郭牙至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仲曰我不
言伐莒子何故言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
意之也仲曰我不言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
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
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呿
而不唫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
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

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于無聲視于無形

夫為稼于湯之世者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燋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嘗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棄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于旱苗者也

遺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

也而世人不察唯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臟腑醴醪煮其腸胃馨香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尓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何能久乎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

有者曰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有乃無之宫形乃神之宅也莫不全完以安生修身以養神若氣散歸空遊神為變猶火之于燭燭靡則火不居水之于堤堤壞則水不住魂勞神散何以長年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曰告其子

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鄉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無辜之毁必生於相憎相賊之徒無情之譽多出

于相親相愛之口
譽人不增其義則聞者不快于心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滿於耳
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彼自奉貴耳我何為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為而怒
田焯栐都兄咸都俱稱純懿而栐都家知名郡欲察授之焯恥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兩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察其

穿踰奪牀衣衾寢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尔天喪斯文吾儕何敖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積四歲感都果縣安定長史攘輜垂緌還鄉荐祖牀都沃醊神坐顒仰曰語是月司隸太尉太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濟

附得其所則重石可浮短翅能遠附失其所則輕羽淪沒迅足成疲是以君子不可不慎所與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内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人臣而戲其君乎

師曠曰盲臣安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鈞齋漫録別集終

跋筠齋漫錄後

蓋聞溟渤滙於蹄涔岡陵積於峿嶁日新富有基於識蓄故南村聍岳爰有輟耕鶴林美管遂成玉露學士大夫景行先哲留心當世即单辭隻語足自表見何必逞腹笥誇墨莊哉肴總角時好觀古文詞旁及稗官野史

纍纍滿案幾作蠹魚其中既弱冠以青衿縛身遂一切棄去并其帙亦半屬烏有然習心未忘每譚及輙津津技癢恨載籍浩繁何當殫三餘之力而窺二酉之藏也今春仲齋居叔氏忽以鈞齋漫錄一編見授曰此余所手自纂述者也小子為我訂之不肖拜

受而卒業焉見其冥搜醜記纚纚乎若武庫之錯陳也彰善癉惡昭昭乎若衮鉞之無爽也凡記載以來之可法可懲可駭可愕可被絃歌可勒金石可垂千萬禩者鑿鑿乎如入天廚而餟禁臠游鄧林而採豫章也觀止矣余少年日所爲臨岐而思指南望

洋而求寶筏渞叔氏其有以造我哉

是編首述

聖祖禁採礦戒掊歛鄙宋室之內藏拯

蘇松之水患凡審官求賢防邊治河

薄賦益下之説罔不畧具而尤諄切

於崇恬惡競惇倫激濁之旨抑因是

而有感於叔氏之用心也叔氏妙齡

通籍叁歲掛冠不蠅營鼠腐於一切
而獨潄潤遺編劌心羣籍盟烟霞而
友泉石此其際豈碌碌者所能窺哉
即是編亦有托而逃焉耳

壬寅春仲猶子懋孝百拜敬跋